

冬至九峰山 冰雪润心魂

□文/摄 邵锦平

北国风 副刊

主编:文天心
责编:于晓琳
执编/版式:毕诗春
美编:倪海连
投稿邮箱
hljrbbsc@163.com



大雪人前打卡拍照的游人络绎不绝。



九峰山冰瀑。

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,欣赏专栏

拾光

北方人都有雪人情结。憨态十足,趣味横生的雪人曾经陪伴了我们的成长,为我们的童年生活带来过无穷的欢乐。堆雪人、打雪仗的往事,永远是心中美好的记忆。以至于当年我年届古稀之时,对雪人还是情有独钟,听说哪里修建了雪人,也经常凑热闹似的挤在年轻人中间去看几眼。

雪人

情结

□文/摄 陈杰

音乐公园网红大雪人

凭借着近水楼台的便利,每年音乐公园网红大雪人刚刚开始动工建造,我就开始关注它了。那是一片得天独厚的风景区,音乐长廊两栋高大挺拔、造型优美的欧式建筑,像两道屏风护卫着网红大雪人;长廊前宽阔的广场,远方车水马龙的街区,为大雪人提供了优美的环境。经过几十年冰雪文化的打磨,哈尔滨的雪雕队伍人才济济,雪雕技艺已经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。每次看到雪雕师站在高高的吊车架上,用雪铲精心地一座座高大的雪坯,打磨成大雪人的情景,我都感到是在享受一种高雅的艺术。

当然,渴盼大雪人早日建造成功的不仅仅我,很多哈尔滨的市井和游客都在翘首以盼。我每次来到建筑工地,在音乐长廊的广场上,总是会聚集着很多的游人。在这里,人们屏住呼吸,全神贯注,见证着高高的雪坯涅槃成雪人的精彩瞬间。一些直播节目的主播,更是早早占据有利位置,动情地向自己的听众讲述着大雪人建造的每一步进展。长时间在寒冷中坚持直播,这些主播被冷风吹得满脸通红,但他们始终处于亢奋之中,倾情把冰雪艺术及时分享给天南地北的观众。

哈尔滨的大雪人,始终是洁白无瑕、纤尘不染的状态,那种洁白常让我怀疑是不是真正的雪。一次,我驻足在音乐长廊网红大雪人建造现场,雪雕师铲下的雪块滚出了雪人周围的警戒线,我捡起一块,那种凉滋滋的感觉让我确信这是真正的雪,但又感觉比正常的雪坚硬细腻。问现场的一位雪雕师,他告诉我,建造大雪人用的不是普通的雪,是人工制造的特殊雪。造雪前,先要把松花江的水进行净化处理,使大雪人更加纯净,这是我没想到的。

据媒体报道,音乐公园的大雪人身高近20米,相当于6层楼的高度,用雪量多达数千立方米。十几个雪雕师需要十来天的时间才能雕刻完工,现场两台吊车始终忙碌不停,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。每每见到雪雕师在寒风中挥铲创作的场面,我就心生感动。

大雪人的微笑温暖整个冬季

每年12月中旬,是人们翘首以盼的网红大雪人和游人见面的日子,那些天,音乐公园的广场上像过节一样热闹,身着不同颜色服装,操着不同口音的游客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大雪人的周围,人们不停地摆出各种姿势拍照,留下与大雪人在一起的精彩瞬间。一对对情侣,以大雪人为背景,一遍遍地拍照,直到看到满意的效果,才牵着手愉快地离开。一些穿着艳丽的中年大妈,在大雪人前的广场上跳着欢快的舞蹈,尽管天气寒冷,她们依然笑容灿烂。一个请我帮助拍照的外地小伙子告诉我,他是从网上看到这个大雪人的,一到哈尔滨就匆匆赶过来了。他说音乐广场这里的环境优美,还免费观赏,很值得来。挤在游人中间,我突然感到,不但北方人有雪人情结,南方人同样也有。冰雪的魅力,感染着每一个人。

为了保证每年的冰雪季里大雪人始终保持整洁的状态,雪雕师还要根据天气变化,随时对大雪人进行维护。去年1月中旬有几天,哈尔滨的气温突然升高,大雪人出现了冰融现象,甚至在脸上身上出现了冰溜子,雪雕师及时登上吊车,给大雪人进行了“美容”处理,让大雪人重新焕发了新姿。大雪人的优美形象,是众多雪雕师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。

其实在每个冰雪季里,大雪人与人们见面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,因此要目睹它的英姿,一定要抓紧,否则就会留下遗憾的。当然这两个月,也是哈尔滨最寒冷的季节,我每次冒着严寒来拍摄大雪人时,手机经常被冻得失灵,只好在怀里温暖一会儿再继续拍。尽管如此,每当看到照片中大雪人微笑的面孔,心中还是充满了愉悦。

今年冰雪季的大幕已经开启,人们心仪的网红大雪人再次闪亮登场,让我们去看看这位老朋友吧。



大雪人的侧影。



建设中的大雪人。

随着冰雪旅游的升温,每年的冰雪季来临,多姿多彩的雪人就会像播种一样,遍布于城市的街头巷尾和景区。它们或群居、或独处、或小巧玲珑、或高大威武、或憨态十足、或风度翩翩,让八方来客为之倾倒,成为冰雪世界里的一道亮丽风景。

如今的雪人,与我们儿时的雪人相比,设计更精细,制作也更精美,已经上升到艺术的高度。有的雪人已经成为拥有众多粉丝的网红明星,每时每刻都牵动着网民的神经。

这几年,我观赏次数最多的雪人,是位于哈市道里区群力音乐公园那个戴着小红帽,围着红围脖,佩戴心形红纽扣的大雪人。这个已经持续六年在此落户的大雪人,以它优美的造型,可人的憨态,深受市民和游客的喜爱,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打卡地。据媒体披露,冰雪季期间的日访问量近万人次。很多媒体更是把镜头对准了它,使它成为出镜率最高的明星雪人。

九队红砖红瓦的知青点,是当地最抢眼的建筑。

也就两三年的工夫,垦区的拓荒人在这片亘古荒原上垦出的农田就伸展到远山脚下,修的路四通八达。夕阳西下,远近村落里炊烟袅袅,平畴上漾起田园的风光。北山下的卧都河水尤为清冽。岸边簇拥着山丁子树、梨树和各种叫不上名的树。春天,树上缀满粉白淡紫嫩黄的花朵,如霞似雾,在暖阳中展示着秀美的风姿。这里的纬度高,无霜期较短,当时只能大面积种小麦。春夏之交的麦田碧绿,一望无际,间或有几簇红艳欲滴的野百合异军突起,高挑醒目地在碧海中摇曳。轻风吹来,麦浪起伏涌动,那明丽灵动的景色美得难以形容。这里野生的木耳蘑菇朵大肉肥,吃起来口感特别好。草甸子上的黄花菜,河边树棵里的野生蓝莓果,都是珍品。这里有落叶松、樟子松、桦树、柞树等珍贵木材。河里的冷水鱼,肉质刺少,是绝对的河鲜……

如果说松嫩平原上仅次于松花江的第二大河流嫩江,像和善宽厚的母亲,一路走来把众多水系拥入怀中,流经嫩江市北部的卧都河,就是她娇小的女儿。她从小兴安岭深处一路走来,在这山间旷野的西边汇入嫩江。虽然她的流域面积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,可她身边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记载。但其在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笔,与一个谕令和一条驿道密切相关。

史料记载,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年)春天,为了准备剿灭盘踞在雅克萨的北方入侵者,康熙皇帝以“奏报军机,朝廷允贖”为由,命令修一条北线的驿道。理藩院侍郎明爱,遵照谕旨,率蒙古兵和索伦兵从嫩江上游的左岸,沿着大兴安岭北坡,“砍树辟路,架木为屋”,以墨尔根(嫩江市)为头站,依次设立了直至雅克萨斜对岸的额尔古纳河口的二十五处驿站。其中的八站(三松河站),九站(鄂多河站),十站(阿鲁河站),都在卧都河的流域范围内。在全长1400余里的驿道上,三处驿站就有二百里的路程。这些驿站成为重要的兵员运输线和后勤补给线,为保卫边疆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胜利的报捷,都是通过这驿站,换马不换人,日夜兼程传递进京城的。特别是九站——鄂多河站,就在我们插队的卧都河垦区的地界。

光绪年间,漠河一带发现了金矿,为了开采那里的黄金,朝廷在墨尔根通往雅克萨老驿道的基础上,修了条近2000里的驿道,头站是墨尔根,到漠河共设了33个驿站。这是为采黄金而修的驿道,淘金人往返于这条路上,往京城运送的黄金也走这条路,这条驿道被称为“黄金之路”。卧都河流域的驿站是此路上的重要节点。时移世易,沧海桑田。几十年来,这片土地经历了不小的变化。先是1979年垦区改为先锋人民公社,

1980年改称卧都河公社。1984年5月改为卧都河乡,后来变成卧都河镇,又在撤镇的过程中,成了隶属于多宝山镇的卧都河村。如今,村里有学校,有快递站,有自己的区号和邮政编码。种植比以前丰富多了,盛产小麦、大豆、玉米、青豆、花椰菜等。交通也便利了。以前从嫩江到卧都河垦区的这段公路,是伪满时日本侵略者在老驿道上修的铁路路基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国家投资改建成公路,但路面窄,两车相会都很困难。在这条路上行车的司机都知道,若对面来车,谁的前面有宽点的地方,就主动停下来,让对方擦边小心翼翼地过去。现在老路基重新让位,修成了嫩江至黑山的地方铁路。重新修的沥青面的公路宽敞平坦,去卧都河不再走那盘在山腰上细带子般的砂石路了。

每每想起卧都河,她春夏的美景,秋天的风光便如图画般出现在脑海中。印象最深的是她隆冬时雪野上刮的大烟炮。呼啸的寒风像无数双手,把积雪扬起漫天抛洒,雪借风势,撒泼般地翻滚呼啸。一派迷蒙的风雪中,只有卧都河地界的老驿道像条臂膀,义无反顾地伸向远方,护卫着从这条路上走过的抗敌勇士、报捷使者、辛勤的淘金人和荒原的开拓者。只有北山下的卧都河在雪野中静卧,冰河两岸的树木与之相依相伴。河水在哪儿?在冰层下吟诵着解冻时节献给嫩江母亲的长诗……

岁刻

话说卧都河

□采 菱梅

清晰记得,长途客车早七点发车,在山间公路上奔驶了七个多小时,又绕过一个弯道,阔大的雪野扑进眼中的那种震撼:群山仿佛瞬间携手远遁,深山老林中豁然出现平展开阔的一隅。昏昏欲睡的状态,被扑入眼中的壮阔景象赶走。车窗远眺,白雪皑皑,远山上有墨绿的松林,近处是深浅不一的草黄,色调不多,却给人明净高远的感觉。乘务员报站:卧都河垦区到了……

深深记得,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寒冷的日子,去原嫩江县卧都河垦区插队的一幕。这个垦区是1974年建的,与1958年建的卧都河林场毗邻,都以身边小河的名字命名。垦区是公社的前身。因有不少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流动到此,开荒建房,聚居而居。为了安全和管理,县里又从海江公社搬迁百十户人家,充实到流民聚集点。我到此地时,垦区已经有四个生产大队和一个良种场的规模了。当时垦区的办公处,是一栋四间房的砖房,大草房,屋里有通长的大火炕,办公用具有两张三屉桌对摆窗下,一对橱柜靠墙站立,有几把白茬凳子。后走廊是伙房,每天开三顿饭,就餐的地方是三屉桌和炕沿。晚上把炕上堆着的行李卷铺开,又是十来个人就寝的宿舍。

就这样的条件,垦区还接收了一百多位来自嫩江、齐齐哈尔、牡丹江等地的插队知青,先锋一队、七队和